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一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弟心齋子學校梓

目錄

讀易

讀古文苑

讀漢書

讀莊子雜篇

讀史記

讀三國志

讀南史

讀千秋金鑑錄

讀三國志

讀韓集

讀易傳

讀唐文粹



讀風山先生集

讀水東日記

讀袁宗微傳

讀袁宗微紀瀛國公事實

讀朱子語類

讀漢書孔光傳

讀唐文粹

讀孟子

讀朱子文集

讀史記

讀忠安錄

讀節孝徐先生文集

讀宋名臣言錄

讀平番始末

讀西漢書

讀御製姚廣孝神道碑

讀涿州志

讀易州記

讀宋名臣言行錄

讀金史

讀宋史

讀金史

讀續綱目

讀杜詩

讀易

讀續綱目

讀齊東野語

讀五代史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一畢

讀書一得

卷之一目錄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一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第心齋子學校權

讀易

子曰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夫易之情以言乎人者也所為近者謀也至矣乃若孫權之於昭烈也近而不相得者莫甚焉是故相取而吝不已也至於相感而害相感而害不已也至於相攻而凶卒相仇焉為仇魁曹瞞笑是易為孫謀而孫權不自謀也惜哉雖然易為君子謀彼孫權小人也易豈為之謀哉



讀古文苑

漢高祖手勅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斯言也字字由衷無秋毫文飾與成湯改過不吝之意同三代而下天子知過如此者鮮矣可不謂有聖人之質哉惜當時無真儒語以聖人之學徒新語云云

讀漢書

予誦項羽垓下歌非真英雄也其失天下也固宜羽之敗垓下也正坐恃其拔山之力耳乃猶矜焉其視三傑

是用者何如哉至如鴻溝以東土地人民不問惟一騅一虞兮戀戀不舍豈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者敵耶淮陰侯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至死不改性見歌中嗚呼非真英雄也其失天下也固宜

讀莊子雜篇

予讀莊子天下篇見莊周知孔子至矣尊孔子至矣其言曰古之所謂道術者無不在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言孔子也繼之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後之學者不

讀書一得 卷之一
見古人之大體道德將爲天下裂乃始繼之墨翟禽滑
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閔尹老聃之徒以及其身
終以惠施雄而無術不一及孔子之徒焉豈惟尊孔子
至矣哉孔子之徒于是乎尊尊之至知之非不至也他
篇者胠篋讓王說劍乃言非孔子者豈所謂優游之說
荒唐之言無端之辭時恣縱而不儻者耶若周者真自
暴自棄者也或惜周生孟子同時不克一見夫自暴者
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見亦何益

讀史記

魯仲連射聊城燕將書大都脅之以死誘之以降燕將

卒自殺豈非進則不能敵齊退則不能歸燕計出於無
聊乎然則爲燕將者死降孰愈曰死愈曰連不曰曹沫
乎曰成則曹沫不成則李陵陵不曰陵不死有所爲也
乎悲哉陵也不幸而不張巡也嗚呼曰南八男兒死耳
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知我者敢
不死死人之所惡也所惡有甚於死者降是已故曰死
愈

讀三國志

袁本初愛少子尚致長子譚相讐亡國於操劉景升嘗
脩書勸譚尚鑒不遠矣乃愛少子琮致長子琦相讐亡

國於操可不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已目睫者
耶操有兩鑿在前乃愛少子植問於賈翊翊不對曰適
有所思操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而
罷微翊言操又一袁劉矣嗚呼愛之溺人也如此哉君
子曰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果矣

讀南史

梁沈約黨武帝慕齊和帝及老且病夢和帝劔斷其舌
乃呼道士奏章於天稱墓事不已出嗚呼天心不可違
人情不可失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
豈更同公作賊者出誰舌耶劔斷固當然則和帝猶能

爲鬼乎和帝帶江以南爲天子矣子產有言用物精多
則魂魄強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雖然魂交魄感而
成夢夢約夢也魂氣也爲陽約魂也魄血也爲陰約魄
也約之夢也不夢於墓之初而夢於墓之後二三十年
者何哉是年約七十一血氣衰矣魂魄弱矣彼強死者
魂魄猶強也而交而感而夢焉不亦宜乎然則和帝之
能爲鬼者約之不能爲人也嗚呼約之不能爲人也又
矣哀莫大于心死君子曰惟書可以維持此心史稱約
好學晝夜不釋卷讀莫多焉心死舌下不可維持是豈
書之罪哉是故書一也君子讀之愈多愈濟其美小人

讀書一得 卷之一 四
讀之愈多愈濟其惡莽誦六藝操著萬言豈惟約哉豈
惟約哉

讀千秋金鑑錄

嘉靖辛卯始與令張鑑刻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公始
與人錄宜真予讀之有疑焉考之朱子通鑑綱目唐玄
宗二十四年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下云千秋
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
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
鑑錄則以鏡以人兩語者其書之序意也述前世興廢
之源者其書意也茲錄也序無兩語而述前世興廢之

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殊不似公口中語其屢焉者無
疑耶三章內云安祿山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翮
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鵝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
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爲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
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
十二月冊爲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爲荊州刺史二十
八年公卒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爲
貴妃則是太真爲壽王妃十年始爲玄宗貴妃公爲相
日見太真爲壽王妃未見爲玄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鵝
之精云云者耶其屢焉者無疑耶或曰公知祿山貌有

言書一得 卷之五
反相蓋具袁天綱眼時惡知公不知貴妃爲尤物冊爲
壽王妃先言之耶嗟乎滂子之婦大惡也惡之未形豈
公所宜言亦豈公所宜知然則是錄也其屢焉者無疑
耶夫錄固言之矣公就中書焚藁退相位則是錄也焚
之久矣其屢焉者無疑矣

讀三國志

趙雲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妻
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子龍此辭賢於昭
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遠矣彼吳氏嘗妻劉焉子範豈
惟同姓之嫂者耶南軒責孔明於是乎不諫亦子龍之

心哉

讀韓集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仙去有造逡巡酒開頃刻花之技
公試之冬月開牡丹花花間有雲橫雪擁詩一聯報公
後貶潮州事云予讀公集誣哉誣哉公魏尚書令征南
將軍安定桓王茂之後父仲卿生四子公其季公上三
兄皆早卒一曰會爲起居舍人卒無子一曰介生二子
百川老成一無考百川爲起居後早卒無子獨老成在
公祭十二郎老成文所謂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
惟吾兩世一身是已老成生二子曰湘曰滂滂年十九

卒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所謂雲橫雪擁者公出貶至藍闕示湘詩時湘從行年二十有奇矣惡有世傳云云者哉公祭十二郎文終云自今以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如此而已蓋叔姪之情孝慈之理於是爲至湘固無仙去事有之公肯聽其去耶然則世傳云云者何誣公耶公在唐時以孔孟之道爲已任闢佛老闢神仙終身不少變一代正人也世有爲神仙之學者惡公謝自然誰氏子華山女諸詩造湘事巧誣公公家正正爲世儒宗百代可考也可得誣諸可得誣諸

公平淮西碑論者謂叙如書銘如詩蓋以文云碑首天皇帝命將光顏重胤公武文通次道古愬次歸重丞相度蓋政體與文體當如此至于愬入蔡功則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二百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師還之日冊功愬爲左僕射師山南西道蓋入蔡功第一何嘗不以實哉憲宗乃入愬妻訴詔仆其碑命段文昌重碑之當世大臣豈無識體者其如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何彼姚鉉粹唐文舍公取段一何無識至此東坡有詩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惟昌黎而後知昌黎鉉足以知

昌黎哉

公左遷有到潮州謝表有冊尊號賀表表內一則曰宜
巡太山奏功皇天一則曰當撰太山梁父之儀肆觀東
后皆勸憲宗封禪者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文
中子能言之公顧不文中子耶抑左遷無聊方悔其前
言之危故爲遜言乞憐耶遜言至此豈公所謂守道君
子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安得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
邪者耶或曰公於是誠不文仲子如也嗚呼不文中子
如則司馬相如如也相如小人也公如焉惜哉
李習之稱韓公於賢者汲汲蘇子瞻稱歐陽公之求士

甚於士之求公則二公真休休有容足以保我子孫黎
民者哉然韓見知於裴晉公卒於吏部侍郎不能晉公
一日歐見知於韓魏公卒於參知政事不能魏公一日
日之不能留也天也豈文章功業天亦靳焉不使人兼
有者耶

讀易傳

伊川易傳朱子稱其理精字足無一毫欠闕尊信至矣
顧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易雖有聖人之道四焉
以下筮者尚其占本義也大極者理之始也占以理生

理以占見伊川說理至矣無占則理無以見而易之本
亡矣是故本義之作必說占者補程傳之所未及也讀
易者合傳象而一之乃得朱子之意廢傳專義豈知易
者雖然世有論朱子以占論說易爲卑易者亦豈知易
者耶

讀唐文粹

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不赦故諸將不敢首
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
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
詔斲其文重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蓋舊史公傳及
新史吳元濟傳云然則斲公文者愬妻耳唐文粹乃有
羅隱者說有烈士孝忠推碑殺吏事何哉孝忠者愬家
人輩也豈愬妻指使爲耶不然則隱之說誤矣

讀風山先生集

先生復羅一峰鄉約書謂朱呂之約有規勸無賞罰一
峰之約不惟有規勸而有賞罰焉罰之至也族人有爲
盜者必親置之死也殆有不然嗚呼不然哉鄉有父兄
宗族在焉假諸父兄有穿窬之惡諸子弟有官于朝如
一峰之賢者執而手刃之諸父兄肯伸頸乎縱諸父兄
迫于諸子弟之官而不得愛其頸也諸子弟之心安乎

讀書一得 卷之一 九
於理不可於勢不能白沙謂一峰志大而才踈於是乎
具見矣然則諸父兄有穿窬之惡諸子弟如之何亦惟
求其所以穿窬之故使之不飢不寒改焉而已如是而
不改焉是送死於有司吾何知焉然則古所謂大義滅
親者非耶夫穿窬之惡與禦人于國門之外者殊科也
比之石厚過矣

讀水東日記

王驢兒者臨清州人也有術能知來事曾伯祖禛祺府
君及見之嘗因吾郡同知逮罪京師爲之問焉驢兒期
以先某月某日至可無罪如其期果遇景定帝生皇子

赦府君子不及見見予先嘉興君云邇閱水東日記江
驢兒見保定伯瑄都御史王來回朝咲朝不成已而道
得旨還故任則驢兒知來事者其術神矣恭定公文云
驢兒能知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不徒知來事而
已其術神矣何術也乃爾安得見驢兒一問之

讀袁宗徹傳

傳稱宗徹嘗曰王都御史文面無人色名瀝血頭于尚
書譏目常上視名望刀眼後皆不令終宗徹柳庄子也
相固神矣于公幼時蓋有異僧嘆其一代偉人不令終
云公死定於有生之初尚何言哉公嘗拊膺此一腔血

竟灑何地固自言之矣嗚呼人孰無死公以重社稷死再造我明其曰徇國忘身含咲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贊文文山者自贊也吾何憾乎白刃其亦不幸而與王同死也雖然太史公曰死生亦大矣或有重於太山或有輕於鴻毛公不幸與王同死而王死豈能同公哉旌功有廟世配精忠巍巍乎太山者非耶

讀袁宗徹紀瀛國公事實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咲語群臣鳳雖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

公主泣淚沾酥曾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帝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知誰作見諸集若葉文莊何文肅者多矣羅一峰云合尊之子陰易元祚蓋本諸此宗徹云詩爲虞伯生作伯生平生詩見道園學古錄並無此詩不知宗徹何據據文肅跋蓋閩人余應云但詩稱合尊之妻夜生子者指公主也元史作於宋王二公二公博學且近知

順帝事當有據考之元史則云順帝名脫懽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女也明宗爲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帝生有母母納有地豈合尊之妻夜生者耶且二公於順帝母書氏書名書其受封之祖繁而不殺若爲辨者豈以文宗詔天下謂明宗在時謂帝非其子耶抑以世傳此詩謂爲合尊之妻夜生者耶然則順帝實明宗子而非合尊之子明矣袁宗徹又云嘗侍我

文皇帝觀宋元帝御容謂宋太祖以下氣象清瀟類太醫元世祖以下魁偉雄邁都喫錦羊肉者唯順帝類太醫以爲合尊之子者之微嗚呼陽虎類孔子虎賁類蔡邕貌固不可徵也然喫錦羊肉者生大醫元父宋子若兩體然豈天憤元之滅宋種宋於元以滅元耶不然文皇帝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亦大異矣

讀朱子語類

亞夫問古禮自何壞起朱子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爭之不獲夫立定陶王欣何壞乎儀禮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欣非定陶王康支子也世子也康僅欣一子一子不後世

子不後立欣古禮壞矣故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立之也非後來

共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云也然則成帝時當誰立與成帝僅兩弟康既卒立中山王興是矣興成帝同父弟也大人世及以爲禮立興在元帝父子曰世在成帝兄弟曰及及固禮也何疑焉雖然緩和元年癸丑秋八月中山王興卒明年甲寅三月帝崩當是時也興又僅一子衍不立欣將誰立與柰何乎欣以一子爲世子哉惜乎孔光徒知立嗣以親兄終弟及而不知欣之不應古禮也使光知而言之成帝亦必有處豈疆欣爲已後又

強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後也哉欣即哀帝無子王莽秉政強衍爲成帝後又強東平思王曾孫成都爲中山後者襲之也夫禮出於自然之理強則非自然矣可謂禮乎光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當事大臣可以不智不忠爲哉嗚呼天下事豈堪孔光者壞耶孔光往矣古禮無恙猶不曾好好讀見得古人意思也悲夫

讀漢書孔光傳

漢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同產弟中山王興及同產弟之子定陶王欣誰宜爲嗣者方進褒博皆以欣宜爲嗣光獨

讀書一得 卷之一 十三
以興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宜爲嗣帝不聽立欣爲太子
論者謂欣定陶王康世子且一子也非支子不宜嗣光
宜以是沮欣不以是者光不知儀禮耶無異乎帝之不
聽也予讀光傳識帝識光無恨光之不知也縱知焉光
決不言無恨乎光之不言也縱言焉帝決不聽何則光
非知無不言臣也帝非言求諸道君也傳云光典樞密
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如或不從不
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夫立親弟與帝以兄弟不相入
廟不從殊不知兄終弟及其爲世一也惡得不相入廟
殆欲立欣者爲此語此語先入光敢沮欣耶故曰縱知

焉光決不言傳又云欣祖傳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
趙皇后昭儀皇后昭儀欲立則立之夫帝絕幸昭儀自
殺兩見愧之惟其欲也昭儀欲立欣即欣矣更誰立耶
故曰縱有言焉帝決不聽夫知無不言者忠臣也夫言
求諸道者明君也光也富貴於宰衡之朝不可謂忠帝
也生死于婦人之手可謂明乎君之不明臣之不忠立
之不以其禮乃欲所後者絕其所生也能乎縱哀帝聽
光議改築宮不以北宮居傳太后令通未央朝夕至帝
所求稱尊號並大宗帝實傳太后孫丁姬子定陶王世
子也能無情乎嗚呼世子不後一子不後不絕人後禮

之可皇不可謂明

讀書記卷之一
也今也世子後焉一子後焉絕人後矣禮之變也禮之變亦當以禮之變處之乃固執禮之常曰為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母聞降其父母服矣未聞絕其父母後也絕我父母使我父母他人乃使他人父母我父母如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後者此豈近於人情不近於人情者禮乎始也立之不以其禮終也處之不以其情徒爭尊號立廟京師云云末矣雖然與其終也處之以情孰若始也立之以禮之尤善也立中山王興是矣帝未崩先一年興卒成無弟矣柰何乎立予觀元帝二王宣帝四王武帝四王上至於

景帝十有三王雖多驕淫失道然卓爾不群者蓋有河間獻惠二王彼中山靖王聞樂而泣對其言業業知憂知懼非凡王也且有子百二十餘人諸王孫在成帝子行者豈無一獻一惠一靖肖者乎禮曰宗皆可後於是乎爲社稷宗廟計擇支子親而賢者立焉亦何不可而必於一痿痺哀帝耶哀乎再絕葬得間焉盜而親之光武中興繼元帝後固成帝弟行成帝弟行有賢子行豈盡不肖耶惜乎穆穆之容蔽於燕燕既不知立之以其禮又不能擇之以其人惟禍水決幾至滅火之不然也悲夫

讀唐文粹

駱賓王討武氏檄首曰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蓋實錄也乃唐高宗永徽六年冬十月乙卯下詔立中宮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朕在儲式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夫政君漢孝元帝王皇后也元帝爲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死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者五人賜太子政君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

時政君坐近太子長御即以爲是送政君太子宫一幸有身生成帝爲皇后云政君事止此武氏之事同耶不同耶高宗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悅之云乎豈曰賜之云乎將誰欺欺天乎天不可欺人不可掩武氏之事書于史者人人得而指之高宗之無父武氏之無君滔天之惡言之污口可復道哉吾何憾吾獨憾夫人君之惡不能獨成必有爲之臣者逢之長之然後成而不回若高宗者將立武氏爲后一事長孫無忌不可褚遂良不可韓瑗不可來濟不可使李勣又不可事不已耶其若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之對何哉勣武人不學時

讀書一得 卷之一
同中書門下三品矣長君之惡何爲哉彼中書舍人李
義府者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
之心蓋逢君之惡者其首也於是衛尉卿許敬宗之徒
公爲田舍翁之譬輔邪議以長邪心唯恐君之惡不成
詔援政君豈亦李猶筆耶夫詔立武氏已矣何必援政
君援政君者謂古人亦有是事焉何獨吾君吾君可以
有辭於天下矣小人成君之惡類若此是故附新者援
孺子和金者援侯生殺兄者援周公廢后者援光武非
獨義府爲然然則小人何苦成君之惡蓋君之惡君之
欲也君之惡不成則吾之功不立君之欲不遂則吾之

寵不專而位孰爲之高而祿孰爲之重逢之長之者爲
吾位祿計也義府不爲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豈至
叩閣上表云云嗚呼小人固所當去去小人者尤當慎
密無忌不密令義府密知左遷事所謂臣不密則失身
者耶黔州之禍有由來矣世不常治人不易知小人若
義府者何代無之爲吾無忌者可不慎哉

讀孟子

舜爲天子舉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能言舜
舉陶心矣予謂舉陶易處也執法而已矣舜不易處也
夫舜視弃天下猶弃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以言乎舜之心則可以言乎舜之事則難也天下者堯之天下而舜受焉者也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也不可以弃可以忘乎故曰舜不易處也然則舜如之何舜大聖人也所過者化况父乎瞽亦允若是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是事柴守禮周世宗父也嘗殺人於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亦若是焉處矣八議之法首曰議親况父乎或謂不問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乎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子責也嗚呼難矣

讀朱子文集

集載朱子乞褒錄高登狀內稱登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蓋與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同夫舜陟績溪人稽之宋史宋名臣言行錄廣西通志徽州府志皆云舜陟與呂源有隙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死獄中是舜陟死於檜之手明甚烏有爲其父立祠事不知大經何從得之大經不足信也朱子何從得之朱子豈得於登家子弟之

口乎登必舜陟他有隙也朱子婺源人同徽也生於閩
矣殆不知舜陟平生乎朱子時重吾欵羅鄂州頤之文
予讀其新安志不傳舜陟死事程篁墩請頤父汝楫出
秦檜門下故於吾郡名人如王愈爲王黼所嫉黃葆光
爲蔡京所害舜陟爲秦檜所殺皆諱而不書信斯言也
頤始愧其父之出檜門下乎後頤知鄂州以父故懼武
穆廟不敢入一日念吾政善始往祠之南拜遽卒於像
前人疑岳之憾不釋云嗚呼異哉頤諱於明亦能諱於
幽耶

讀史記

生范睢於死者鄭安平也而邯鄲將報焉豈意敗睢相
者將乎貴范睢於賤者王稽也而河東守報焉豈意敗
睢相者守乎然則安平之不能將稽之不能守也明矣
睢當何報善耶將也守也君之所有也公也家財物也
睢之所有也私也以私報私不以公焉不亦善乎嗚呼
報私恩者可以監矣

范睢之能代穰侯相者勢也蔡澤之能代范睢相者時
也穰侯不知勢范睢知時是故穰侯罔終范睢終
李園女弟有身春申君之身也身有太子王楚春申不
殺園滅口園殺春申滅口何哉豈楚之先王憤黃滅熊

假手園耶嗚呼母望之福母望之禍有道者憂焉可不
避諸魏信陵君戰國賢公子也其始也爲姊救趙趙人
留不歸者十年及其終也不爲兄救魏焉是徒知有姊
耳而不知有兄而不知有君而不知有先王之宗廟不
兄不友不君不忠不先王之宗廟不孝復何面目立天
下乎毛公薛公勸歸之語大有功信陵也語未及卒立
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如轉圜然賢哉

世恒奇其羅十二相秦吾觀文信侯不韋使張唐相燕
共伐趙以廣河間唐惧趙怨不行羅以應侯殺白武安
君事行之蓋惧之以死也死孰不懼羅蓋得之彼始相

燕欲共伐趙廣河間卒說趙廣河間乃共伐燕是以廣
河間之地爲主也蓋盜主得財其謀類如此翻覆欺人
何奇之可言太史公稱奇策過矣嗚呼翻覆欺人惟利
已圖戰國游說小人恒態羅十二亦能之性與習與羅
茂孫游說家子弟早慧養於父兄能知知是能言言是
是豈人之性也哉習之移人也大矣

讀忠安錄

忠安胡公熒謚錄稱永樂伍年丁亥

文皇帝蔡公忠實可托命巡天下名爲訪仙實察人心
向背丙申還朝復巡江浙均襄癸卯復還爲上陳說向

所疑慮者至是皆釋矣或曰革除君亡在外察人心向背者察此耳或曰訪仙者訪真仙張三丰乎近閱鳳翔府志載三丰寶鷄人元末嘗學道河南鹿邑太清宫常往來張毅家毅之玄孫詹事主簿者從公訪焉弗遇志特載御書一通云淮安府志府全宗道嘗遇三丰無何相失又云復遇之曰待爾子成名相會未晚後子孚果官給事中宗道往視之事聞賜全真遣訪焉終弗遇然則訪仙者亦實耶三丰果仙耶德安府志載三丰名玄玄號邈邈張語音類秦人永樂初寓太平山交山近人家嘗荷童子出遊一日童子語人曰張凡荷予但令閉

目予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遂遣童子歸辭山近父老去不知所在若此者三丰又一周顛也果仙也哉周仙今不得而見之矣

高皇帝見焉有碑焉望張仙今不得而見之矣文皇帝見焉有書焉訪豈至人必至人而見耶不期見而見期見而不見無之而有有之而無此所以爲仙者耶聖人人之至而道至仙人人之至而道不至道不至者陳搏所謂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者耶雖不訪焉可也

讀節孝徐先生文集

集有淮陰義婦文畧曰義婦富商之妻有色同商者悅之道殺其夫厚棺歛歸給云溺死盡歸其貲無毫私乃伺除服謀娶婦故感之遂嫁嫁生二子一日家暴水有漚夫顧笑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夫恃婦生子不讐也吐實曰爾夫我溺之溺復出我篙刺乃死死處漚狀如是故不覺笑婦默然怨恨即日伺間走愬有司殺於獄復念以色累夫縛二子投淮水乃自投云嗚呼是婦也義乎哉節則不節矣始之嫁焉者感之也爲夫也終之殺焉者讐之也爲夫也故夫之心曷嘗一日忘哉不然夫皆夫也何不疑於殺焉如是嗚呼是婦也義哉雖然

不難於義而難於節何也義而不節豈天誘婦衷嫁焉爲復讐地乎諺云人雖巧於施爲天更考于報應果矣

讀宋名臣言行錄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知來神矣邢恕要學不肯曰徒長姦雄章惇要學曰十年不仕乃可恕惇利欲盆中坐者惡能空中樓閣傳康節耶康節之不傳知人矣大恁的聰明蓋欲傳之也二程二十年工夫學豈明日晴後日雨者不可知也夫知滿之報損也可改而謙焉夫知逆之從凶也可改而順焉若知明日晴也可轉而雨乎若知後日之雨也可轉而晴乎是故不知可也不學

可也

讀平番始末

我明許襄毅公進嘗雪夜入哈密城城中人從亂者余八百登臺自保公諭下降都督劉寧欲盡殺之公固不可乃止公後八子三進士兩尚書今莫盛焉論者謂不殺降之報嗚呼信矣李廣漢名將也不侯望氣王朔相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誘降羗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降此將軍所以不侯者也廣卒不侯自殺至孫絕世同八百人不殺如彼一殺如此此豈非天報哉廣獨

恨此此其殺也何心哉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旦變而爲忍人之心者怒氣勝也氣平心復何忍八百人乎此廣之所以恨也然則襄毅之後盛者無恨之報也嗚呼恨豈外來哉百念之恨不能救其一念之怒柰何乎心

讀西漢書

漢書贊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蓋四人云予讀翁傳至元康中諸將軍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有地相上書諫末云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讀書一得 卷之一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今左右不憂此欲發
兵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墻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嗟乎相誠賢相也我今年子
弟殺父兄妻殺夫者豈止百二十二人已哉廟謨大臣
誰以爲非小變爲上言者即此一事言相賢於古今相
遠矣豈惟漢相云或曰相稱上意言無不從故言嗟乎
今獨無稱上意言無不從者乎安南之征心知不可不
爲上言乃今日著會議明日著會議謀何爲哉事成則
專功不成則分罪此自愛而不愛者之所爲而苟柱國
大臣者可爲耶然則其所謂稱上意者可知矣嗟乎相

誠賢相也

讀御製姚廣孝神道碑

廣孝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太平里予過房山讀神
道碑碑蓋

文皇帝語碑云洪武十五年僧宗 舉廣孝至京師

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寺在故燕府東卒輔
文皇帝靖難有天下此命一帝者師來耶蓋非高皇帝
意也天意也旣天下定懋賞功臣封公者二封侯者十
四封伯者十四廣孝無與焉雖官太子少師然蕭然一
老僧乃永樂十六年年八十四卒從佛火塋利焉而所

謂勲特進上柱國階榮祿大夫上柱國爵榮國公者無加焉雖非吾正即事論心協謀靖難不爲身不爲子孫殆知天之所興者耶其賢於貪天功幸富貴者遠矣文皇帝命配享者有以也

讀涿州志

予過房山縣問古大房山見突然而陵者相望也縣隸涿閱涿志俱金人曰太祖睿陵曰世宗興陵曰章宗道陵曰宣宗德陵云爾嗟乎纍纍然者豈惟四陵已耶閱金史太宗恭陵在茲世宗父景陵在茲章宗宣宗父裕陵在茲始祖以下十帝陵在茲自上過茲陵也孰睿孰

與孰恭孰德有曷辨耶金黑水靺鞨夷人也吾於是乎愛其用夏焉若蒙古氏用椀木貳片空其中合爲棺入崩者加髹焉三黃金圈圈已送至極北鞞谷深埋之車馬蹴平俟草復青解嚴雖世祖之英不變焉不亦終於夷乎孔子作春秋夷而於中國則中國之是故予於金人考其陵亦陵云

讀易州志

墨之爲物世以歛州李廷珪爲第一陳後山謂不爲文理堅如金石書於紙間一點如漆者果矣宋制貢焉重珪也今墨猶行天下求如珪者可復得耶天有時猶昔

也地有氣猶昔也材有美猶昔也不猶昔者工巧耳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工不猶昔雖有天時地氣材美奚其用予于是乎嘆絕藝之難繼也珪易水人故奚氏家傳墨法五代時從父超渡江南寓歙州南唐以藝故賜李氏予以戎事視閔紫荆數過易水易水人不知墨法又矣易水古易州也峭厲水清澈樹多松桐酷似歙歙猶有墨易則亡焉蓋珪家之渡江而南也又矣其石晉割十六州賂契丹郭璘守易見害時乎契丹而金金而蒙古長鎗大劔安用毛錐予陳玄坐廢固宜今也陳玄得志無休時無舍地上而黃屋日染指焉求

如珪者可多得耶予於是乎嘆絕藝之難繼也書珪事云

讀宋名臣言行錄

宋顯宇文虛中之忠謚肅愍焉廟仁勇焉以家死也死宋耶死金耶錄稱建炎初使虜被留用久之與高士談謀復不戴天讐欲因虜主置郊天劫殺之先是以蠟書告於朝乞外應秦檜拒不納繳書還遂以家死予謂就能劫殺置止一置耳紛紛置種可盡殺耶為是復讐謀固踈矣乃以家死死宋矣不亦忠乎考金史虛中死不以是因其恃才好訕礦礦鹵目女直人女直貴人積

不能平誣告謀反羅織圖書為反具及高士談同死死以是者死宋耶何錄云爾大異史也予觀虛中降金官翰林學士承旨階金紫光祿大夫爵河內郡國公有子師援携家北來富貴極矣豈復知有宋洪忠宣公見而鄙之宜也其死也死金學士矣豈死宋耶錄何云爾豈欲因虜主亶郊天劫殺之云者金人誣謀反獄辭耶獄辭流傳宋人信而顯之誤矣錄名臣者先之忠宣辱忠宣家奴矣矧忠貫日月矯矯大師耶史蓋得之錄可削也嗚呼虛中臣宋叛宋臣金叛金者虛叛宋者實宋以其虛掩其實焉悼師援絕為立後曰紹節宋不負

虛中虛中負宋哉雖然負宋者不獨一虛中人也

讀金史

宋紹興十四年金以王倫為平州轉運使倫拒不允乃冠帶南向慟哭曰先朝文正公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將命被留欲汙以偽官敢愛一死辱命遂就縊若是者異乎虛中之死金學士哉撰宋史者猥列虛中同傳不亦枉乎予謂倫以和死是故君子惡之非惡其死也惡其和也金主吳乞買立五年陷汴宋南狩是年幹離不死幹離不者金大將也金大將無踰幹離不粘罕兀朮三人幹離不粘罕不出出將者惟兀朮為雄當是

時宋將益出宗澤敗之於東京岳飛敗之於廣德張浚敗之於明州韓世忠大敗之於黃天蕩吳玠又大敗之於和尚原兀朮於是亟鬚鬢而遁能無悼乎遁之明年粘沒喝即粘罕者露和意於倫倫久困思歸乃倡為和議歸報又明年遣韓肖胄使金偕金使來蓋金之報使始此由是復用秦檜為樞密使遣倫如金而和議成中淮為界忍自棄其中原因高宗主檜議所以成之者非倫而誰與不然倫未歸前一月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矣何倫歸而檜復用也是檜之復用者倫也自檜復用雖兀朮勢益難玠又敗之於仙人關世忠又大敗之于

大儀楊沂中又大敗之于藕塘劉琦又大敗之于順昌飛又大敗之於朱仙鎮鎮距汴四十五里中原大震兀朮大慟欲走恢復其如檜復用勢能一日發十二金字牌殺飛何哉飛死于檜之手檜相于倫之口口之興戎可勝誅耶向使倫不思歸檜不復用只一張樞密能令木變色矧諸大將惟一心也木授首不遠矣黃龍痛飲金能晏然淮以北耶然則倫之和也非為宋也為金也為金而和金而金而死萬死不足以贖一和可免胡忠簡公帝井小人之譏耶撰宋史者猥列虛中同傳誅心矣又何枉之有

讀宋史

鄭剛中作宣撫威震巴蜀豈非豪傑之士哉由秦檜薦官殿中侍御史檜主和議噤不敢言檜可無怒及其終也怒蜀政嗾汪渤奏置四川財賦總理官間之卒以是罷死封州安置嗟乎薦之者檜怒之者檜惟其薦之是以怒之不有所貴烏有所賤檜小人也是故薦於人者不可不慎

秦檜病篤千金之贈一也董德元不敢辭者畏之也湯思退不敢受者畏之也知有檜不知有高宗董湯人也高宗以不受者非黨相之不知思退其死黨也孝宗朝密令孫造諭虜以重兵脅和蓋檜遺術夫叅知政事叅相也日在左右高宗不知其人是尚爲能君也乎

讀金史

金主吳乞買紀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金夷人也元亦夷人也金主此舉賢於元主忽必烈遠矣至元二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取寶玉裒諸帝遺骨建浮屠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項以爲飲噐此豈夷而人者耶我高皇帝索飲噐於西僧以藏舊穴爰禁金主諸陵在大房山者到今無恙所以仁之者至矣諺有之曰善有善報其金之謂乎

讀續綱目

金人取河南之地始立張邦昌邦昌不能有乃立劉豫不自有焉其意何居高宗遣王倫如金命之語捷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于劉豫孰若見歸高宗信以金人之意不欲有河南之地耶嗟乎此高宗之愚也岳飛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觀釁耳知哉少保可謂知其意矣河南之地豈金人不欲有也哉不然何三月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明年五月兀朮撒離喝復分陷之必畫淮爲界而後和也兩人之立愚宋於前一字之和愚宋於後此

豈金人能愚人哉宋自愚耳

讀杜詩

杜子美頌諸葛武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豈不信哉武侯出處似伊韜畧似呂功業若成豈蕭曹伍耶真三代遺才也或曰太公能成武王武侯不能成昭烈伊尹能賢太甲武侯不能賢後主嗚呼所不能者天也

讀易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蓋伏羲也程子曰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是矣然則圖書皆爲伏羲

出無爲禹出也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言地平天成禹作洪範若天錫然未嘗言天乃錫禹洛書也言洪範者始箕子洪範果則洛書箕子不爲神物着一字耶何後千年孔安國云爾洛書則禹解易不通劉歆乃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附會不已甚乎

讀續綱目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夏四月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兀朮遂趨江北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是還也雖出撻懶計和抑兀朮懲黃天蕩狼狽事共計耶越明年辛亥紹興元年八月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無知樞密院事蓋前此高宗遣王倫遣宇文虛中遣洪皓遣杜時亮使金雖名通問祈請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以和猶未專意於和也既檜還揚言和始專意焉猶未決又明年壬子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高宗曰朕北人將安歸遂免檜榜其罪于朝堂此豈決意專和者耶猶有疑焉疑檜之言和非金人意也是年八月檜免九月王倫還自金倫之言和檜之言也金之意也於是高宗始決意專和矣又明年癸丑正月詔李橫舉兵伐金四月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詔李橫班師還鎮禁邊兵

侵齊齊劉豫也禁兵侵焉矧金耶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金使之來始於是高宗蓋決意專和矣乃又明年甲寅八月遣魏良臣使金乃又明年乙卯五月遣何蘄使金乃又明年丙辰以秦檜為行營留守乃明年丁巳正月以秦檜為樞密使二月遣王倫如金倫歸檜用檜相倫使檜也倫也一心于和者也是年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乃又明年戊午三月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五月王倫偕金使來七月王倫復如金冬十月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又明年己未二月以王倫為東京留

守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而和議成大赦天下夫自檜還首尾十年宋名將屢大敗金兀朮諸酋吳玠有和尚原之捷有仙人關之捷世忠有大儀之捷有淮陽之捷岳飛有廬州之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捷則捷矣來則應之何嘗有一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出中原一尺土耶死生不過成檜一和字耳傷哉是年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夫外成金人之和內成秦檜之和者倫也國何利焉倫死有餘辜矣又明年庚申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當是時也金所恃者一兀朮耳劉錡大敗之於順昌岳飛大敗之于朱仙

鎮兀朮大勦金人大恐中原大震諸將如世忠者勿論
將者不詔班師擒兀朮殲金人復中原猶反手也其如
高宗主檜和詔班師何哉異哉高宗之爲君也去年三
月和今年五月寇所安枕者僅一年耳檜不足恃明矣
乃檜慮張浚起使馮楸探焉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
用此人此人何負高宗高宗讐焉至此大都浚一于戰
主復中原檜一于和主弃中原高宗不必於復中原必
於和夫和者其所安者也不難於弃中原難於戰夫戰
者其所危者也惟其安和危戰是故讐浚相檜浚何讐
也和其讐也檜何相也和其相也不知戰者驅其和者

也危者保其安者也微世忠黃天蕩之捷金人肯縱檜
還微飛朱仙鎮之捷金人肯要檜盟高宗何惑不思恐
殺精忠耶檜和議畫淮中流爲界中原卒不可得又明
年辛酉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上表稱臣于金所得者
上皇一朽木耳太后一婦人耳竟舍不共戴天之讐不
讐讐浚和檜太師封魏國公相之終身是豈有人心者
嗚呼闇哉高宗之爲君也懦哉高宗之爲君也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予讀綱目至此未嘗不汪然爲張岳諸公
流涕也是故紀其歲月終始令百世士恨臣構云

讀齊東野語

致堂胡先生寅宋名儒也予少讀宋名臣言行錄載右正言章復劾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本生母持服復蓋爲檜啖耳意爲沈繼祖誣子朱子云先生烏有是哉已而讀宋史亦云邇讀齊東野語載寅本末甚備蓋寅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憂大魚躍入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既長爲名儒貴顯不肯爲本生母持服若是者禮乎禮喪服斬衰三年下曰爲人後者䟽衰期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不曰服曰報者以言乎爲其父母也非世父母叔父母服也報之一字其義至矣宋史禮志服紀云齊衰杖期及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父母皆解官申心喪重夫報也何寅不肯爲本生母解官持服也豈以其母之不舉也殺之云乎豈曰鞠之云乎是吾讐也非吾母也嗚呼鞠我者母也腹我者母也母可讐乎則焚廩蓋井者甚矣何祗載焉瓊瓊齋慄乎是故父可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可不鞠子不可以不服寅果不持不亦過乎高宗遣何鑄使金諭曰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傷哉言也卒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常氏然則高宗甘心岳少保以成和議者僅得一老婦人耳永固陵之梓宮有徽宗否不敢知也常

氏之歸也享天下養者十三年以十三年之養遂捐二百年之中原不顧可謂天子之孝乎尚幸常氏不死使高宗得藉口曰吾為吾母和云當是時也欽宗尚在高宗其介弟何失口不一及耶嗚呼欽宗者高宗不欲歸之秦檜不欲歸之金人不欲歸之其誰賜環也高宗不欲歸也其心曰歸則我安立秦檜不欲歸也金人不欲歸也識高宗心者也檜必謀於金人留焉以脅和曰爾不和我我歸桓爾安得立三不欲歸欽宗死矣乃常氏之歸也與族人別欽宗偃卧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若是者豈唯不知檜亦不知高宗高宗

之為君也獨何心哉有文士謁精忠祠下題滿江紅云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蓋誅高宗之心至矣予讀野語益信

野語論宋謂偽學謂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扣擊

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是誠吾道之大罪人遂使小人得藉口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信斯言也偽學藉中殆有石耶予閱首斯藉者趙汝愚下四人朱熹以下五十九人是六十三人者稽之傳志其於趙朱非僚則屬非師則友非公薦則私淑非謀議則往來所謂道學君子者耶四人無間然矣五十九人曰皇甫斌曰薛叔似後附佞胄迎合開邊得罪天下史謂嵬瑣庸才臨事絕無可稱所謂古今無所聞知義利無所分別者非與然則前之自附於趙朱大君子者偽耳夫前之附趙朱者石表

也夫後之附佞胄者石中也誠中形外石不可掩人雖欲玉之終不得而玉之矣籍外又有鄧友龍者未籍之前以趙朱為奇貨惟恐張南軒拒之為道學既籍之後以佞胄為奇貨惟恐章文莊呼之為道學旋玉旋石寔繁有徒紛紛小人無所不至其若大君子之不覺焉何哉豈以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耶其極也曷攻吾道適累吾身一偽足以亂百真一小人足以敗百君子致有慶元之詔經書為世大禁蓋未之前聞也可勝言哉吾道之不幸莫大於是世道之不幸莫大於是非天地間一大變事耶白虹貫日非小異

也人之言曰爲君難莫難於辨君子小人予謂真小人如佞胄者易辨也真君子如趙如朱者易辨也惟小人焉而偽君子如薛如斌如鄧之徒者難辨也今日何日皇建有極五經四書大全行世可使閉眉合眼高談一種語錄而古今無所聞知義利無所分別者出于朝廷之上乎爲道學君子者不可不慎尚幸佞胄惡名在前小人不取藉口當也嗚呼世降愈下而君子小人之辨愈難蓋有使人不勝其恨者矣

宋孝宗淳熙八年王淮爲右丞相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蓋公薦也明年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

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劾之至六狀蓋公劾也丞相之進賢提舉之退不肖豈不兩得哉夫仲友者淮姻家也朱子不以淮故私焉知有公法耳所以望淮者布公道相也不亦厚乎淮匿狀不上聞是朱子厚望淮淮不厚自望淮負朱子何負於淮哉且淮不見六狀乎狀事數千言皆台民言也仲友以千里刑賞之柄爲立威收貨娛悅婦人之具此豈可一日居民上者奪其新命江西提刑幸矣乃授朱子朱子不拜仇之爲道學之禁朱子能仇台民亦能仇耶淮知有仲友不知有孝宗私一人廢天下公法豈念一家何如一路耶此淮之所

以淮也予於是有感焉野語云陳同甫因囑狎妓為仲友賣謗友于朱子曰友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乃怒友裙裾友罪奏劾友亦奏辨久之上聞問淮淮曰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之是語也信乎始淮為之也不然朱子豈患人謂不識字縱同甫致是謗能激朱子怒耶予何朱子辨獨恠朱子之於孝宗也受知深矣猶被一淮蒙焉不得退一不肖以行其道况他人乎嗚呼今之守令恃相親故私人以刑賞之柄為立威收貨者多矣淮內友外勢利相依孰為朱子一劾况至三又三耶乃若娛悅之婦人指台營妓嚴藥者狀內所謂宴會夜深

因與踰濫欲行落籍遣歸本州是也野語亦云友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日桃花即成如夢令詞賞之雙縑此豈無踰濫耶朱子劾之爭閑氣耶爭正氣耶野語又云藥雖繫獄月余一再受杖幾死而一語不及友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樂道藥不絕口夫撰是語者周密公謹也其人殆友之徒與不然何賞閑氣如是

野語云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聞而笑之有之乎予聞原父嘗謂公欠讀書其笑也有之矣雖然公五代史為例極嚴莫嚴於君臣之義原父殆未讀耶今其例也臣梁終者為梁臣傳臣唐終者為

唐臣傳臣晉終者為晉臣傳臣漢終者為漢臣傳臣周終者為周臣傳終于節者為死節傳終於事者為死事傳不終者為雜傳雜不言臣非臣也若通者以周侍衛副都指揮使死死于周也當傳死節公不傳亦不傳死事殆有意耶公曰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或曰通嘗臣晉漢漢祖官以左僕射矣信斯言也列之雜則過列之死節則不及公曰君子之于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

而戰沒者不得與也通不得為三人獨不得為十五人乎公亦不傳殆為宋諱耶抑有待于宋史附傳周三臣也不然公每嘆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於王疑妻李氏斷臂事論載馮道傳首以風世世豈獨於韓暄眼惜一衮筆也哉原父笑之誤矣

讀五代史

揚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志予讀世家信哉李神福寧妻子死田頴不背楊氏劉存陳知新寧死馬殷不負楊氏夫死者人之所難也妻子者人之所愛也三子慷慨割愛舍生無難色此其乃心楊氏豈可

以聲音笑貌爲哉蓋行密所以得之者深矣乃行密開
有吳國四十七年將篡於徐溫養子知誥也有廬州節
度使周本者行密三十六英雄之一也當是時也英雄
盡矣本蓋巋然靈光者耶行密第四子臨江王濛來奔
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遽自出迎本子祚閉門遮本
不得出縛濛送知誥見殺本不能令其子英雄安在既
知誥篡吳而唐也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
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
而死死何爲哉不死於楊氏之子來奔而死于徐氏之
子勸進所謂或有輕於鴻毛者耶雖然因其言察其心
本乃心楊氏何如也行密所以得之者深矣其若楊氏
之勢去之何哉本之外無本矣嗟乎行密能得士心不能
得士書有之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蓋古之得士者
如此行密能手舉千金英雄也惡足以知之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一終

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二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二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弟心齋子學校梓

目錄

讀文山集杜詩

讀西京雜記

讀杜詩

讀詩

讀孝經

讀史記

讀資治通鑑漢紀

讀石林燕語

讀草堂詩餘

讀唐書

讀二程遺書

讀左傳

讀二程全書

讀春秋穀梁傳

讀論語

讀二程子全書

讀唐書

讀資治通鑑

讀唐書

讀唐書

讀致堂管見

讀唐書

讀唐語林

讀隋書

讀如意君傳

讀書

讀唐文粹

讀漢書

讀史通

讀歐陽文忠公集

讀後漢書

讀石林燕語

讀震澤集

讀東萊文集

讀漢五行志

讀疑獄集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二畢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二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弟心齋子學校梓

讀文山集杜詩



文文山之奇謀大節於是乎盡見之予讀之未嘗不壯其不可奪而悼其不可成也或謂文山他謀難成自鎮江亡入真州也苗再成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指揮淮東諸將以通太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

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三面吾
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
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
全致也文山大奇之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
當是時也此約若合豈有不可成者其若李庭芝疑文
山來說降何哉予謂庭芝不疑亦不可成何則伯顏非
兀木時不可以黃天蕩持也兀木之時自淮以北大河
之上猶遺宋之民焉今則一民皆元有矣自淮以南長
江之上莫非宋之土焉今則尺土皆元有矣縱如文約
幸而一捷阿朮將河之上下流伯顏將江之上下流淮

之東西能幾百里腹背受敵堪幾戰耶吾知一敗則不
支以故謂亦不可成此不可成無復可成地矣三閩景
炎四廣祥興豈幸於天數耶數不可逃天不可勝謀不
可成節不可奪嗚呼此所以文山與

讀西京雜記

宋之詩人秦速陳遲唐之詩人杜遲李速雜記云枚臯
文章敏速長卿制作淹遲而臯時有累句不似長卿首
尾溫麗然則杜陳工耶李秦工耶誦其詩者不可不知

讀杜詩

唐玄宗誅貴妃迫陳龍武爾龍武此舉中興功第一杜

云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者實錄也乃謂不聞夏殷
衰中自誅褒姒歸功玄宗蓋君臣之體宜爾也彼六軍
不發無柰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知有六軍不知有一人
豈足以語此人之言曰詩有別材非閑書也詩有別趣
非閑理也若是者非讀書而明理者能之乎信杜之破
萬卷也

讀詩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朱子傳曰玄鳥馭也春分玄
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高禘而生契其
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曰天命者祈于天而生非

天命之而誰也玄鳥者神其時也盡之矣何多馭遺卵
簡狄吞之七言云周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時維后稷
朱子傳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后姜姓
有邠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
郊禘也弗之言袞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也
武迹敏拇歆動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
辰居側室也見大人迹曰帝者祀天於郊見之也曰履
武敏者神其事也盡之矣何多無人道三言云甚矣多
言之誣經也頌無七言雅無三言經不盡明不可無言

今也無頌七言無雅三言經盡明矣可無言也可無言
而言不亦多乎經不可誣經以道載道可誣乎道不可
誣道以人弘人可誣乎甚矣多言之誣經也簡狄之事
勿論姜嫄高辛之世妃高辛帝嚳氏微帝之妃鳥從禋
祀帝其帝妃其妃可謂無人道乎周人禘嚳而郊稷嚳
稷父也周始祖之所自出者也稷父之周人禘之可謂
無人道乎周禮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
妣謂姜嫄不言嚳者嚳有禘也是禘嚳者古禮享姜嫄
者周制也猶郊者古禮宗文王者周制也尊尊親親周
道脩矣未始知親而不知尊也可謂無人道乎或曰無

人道而生子故棄之而名棄也不然何棄之有左傳武
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棄之
生也安知不以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異焉而
棄之乎始也異焉而棄之終也異焉而收之收之不終
棄也而謂無人道豈惟誣人誣聖人也誣聖人之父也
誣聖人之母也聖人之父聖父也聖人之母聖母也而
可誣乎今人無人道而生子者亂也吞卵而生子者
恠也孔子不語恠不語亂何朱子語之乎或曰簡狄吞
卵史記言于行浴姜嫄履武史記言于出野一曰正妃
一曰次妃鳥有出野行浴鄙事朱子削焉而筆之于經

言書一
卷之二
蓋信以傳信也子何疑焉嗟乎小子何敢疑吾朱子敢
篤信經經無是十字意是故疑不可釋安得起曰吾朱
子于九原而質之

讀孝經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人之行莫
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文王周公父也周公之孝於是爲大然則孝者必
嚴父配天而後爲大乎舜其大孝也與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未聞嚴其父瞽叟配天也豈必

如是而大孝乎虞猶官天下云夏家天下未聞禹宗祀
其父鯀於世室也夏猶郊鯀云殷郊冥未聞湯宗祀其
父王癸於重屋也夫湯之不周公何也主癸不文王也
周之天下始之者后稷成之者文王也德功莫大焉主
癸如是乎不如是不足以配天而周之郊也有后稷焉
文王可並祀乎不可並祀特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明
堂不爲文王立而上帝爲文王配上帝之配非以父也
以文王之父也故朱子曰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
公以義起之者也義之起非以父也以文王之父也徒
以父而已乎則成王之世文王其祖也明堂之宗當在

武王康王之世文王其曾祖也明堂之宗當在成王而我將之詩一則曰文王二則曰文王者終周之世莫之敢廢也莫之敢廢也非以父也以文王之父也嗚呼周公之爲義也精矣周公之爲孝也大矣周公豈有意於大孝者耶善乎司馬溫公曰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魯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溫公名相也朱子真儒也其言如是是得孔子周公之意世爲天下法者耶繼周者漢漢之永平初以光武配明堂得之矣前之武帝胡然而景也

繼漢者唐唐之顯慶詔以高祖配園丘太宗配明堂皆得之矣後之中宗胡然而高也繼唐者宋宋之治平議以太祖配園丘太宗配明堂皆得之矣胡然而仁也前乎仁也胡然而真也後乎仁也胡然而英也胡然而英也又胡然而神也又胡然而徽也而高也胡然而高也又胡然而睿也又胡然而肅也而順也而憲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者如是乎尊尊莫大於親親莫大於父尊祖之義萬語莫諧嚴父之情一言即入豈非崇報之公不能勝其豐昵之私者耶私易逢公難執遂使周公一代典禮不明于世他何說哉或曰周禮有明堂之制

而孟子能言之吾何說焉彼上帝即天也一而已矣胡然而五天帝也胡然而五人帝也胡然而五其神也至于唐宋胡然而七百其神也胡然而五百其神也雜然明堂上下豈周公之所祀者耶嗚呼礼有本有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本也本之不明他何說哉

讀史記

高祖紀云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神何神也夢蓋有之乃云是時雷電晦暝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蓋非夢也視之而見蛟龍是媪與龍交也恠矣已而有身遂產高祖是媪與龍交生高祖也太公無與焉恠

甚矣甚矣遷之好恠也太公何名劉媪何姓遷不知焉惟恠之欲聞是恠也一太公之外無見也孰從而聞之甚矣遷之好恠也吾觀高祖為漢王時召幸薄姬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文帝竊意媪之神夢薦生高祖者蓋如此夫高祖稟氣于太公受形于媪與人同也而天地陰陽之靈獨鍾焉與人異是故隆準龍顏為漢高祖夢蓋有開必先理之所有者也是故吾讀高紀信媪之夢不信太公之見褚先生曰柰何無父而生乎吾為遷踈畧輕信惜

漢楚臨廣武而軍也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
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煩欲射之
王瞋目叱之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壁不敢復
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此其蓋世之
氣形于一怒者異哉其後敗垓下馳至東城赤泉侯為
騎將追及之王瞋目叱之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此一
怒也亡無日矣蓋世之氣不衰尤異哉想瞋目一叱間
電色雷聲千人皆廢何有于一煩何有于一侯烏江之
西非顧見呂馬童為故人德自刎而死其孰能前殺之
嗚呼桓桓乎天地之英氣哉惜乎徒有蓋世之氣不知

蓋世之外有濟世之天德當行有經世之人才當用不
惟不行加阮屠失萬民之心不惟不用加妬嫉解諸將
之体天不我定人不我助竟以鬪力為漢所愚距之于
滎陽距之于成臯距之于鞏洛令不得西給之北擊田
橫于齊掣之南擊黥布於九江困之東擊彭越於梁梁
再擊焉兵罷食盡而淮陰侯信收秦取魏克趙連燕以
齊王臨楚矣漢有天下大半固漢之智亦楚之愚然耶
大會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王之卒可
十萬大敗垓下豈非蓋世之氣終不能當濟世之天德

經世之人才者耶及潰垓下圍南馳不得脫謂其從者二十八騎曰非戰之罪不知恃其蓋世之氣能百戰百勝而不能不戰屈人之兵焉正其戰之罪也

讀資治通鑑漢紀

三代而下正統天下者漢唐宋三君三君之取天下也孰正曰漢最正三君之取天下也孰難曰漢最難何則伐暴救民者湯武之正也漢祖之取天下于秦也與民約灋三章除秦苛政其庶乎湯武之事哉唐宗之取天下于隋也隋之暴浮于秦唐與民約法十二條除苛政庶乎漢矣彼立隋恭帝受禪者何為哉宋祖之取天下

於周也周恭帝二歲兒何暴之有名之曰篡雖聖人復起不易也宋非唐匹矧漢耶故曰漢最正唐宗三世有國以公子起晉陽宋祖四世有官以節度使起陳橋其勢猶易豈若漢祖以匹夫起泗上一亭長哉唐宗有父握五郡之兵足以主於上宋祖有弟龍行虎步足以輔於下其勢猶易豈若漢祖有老父弱子重其憂于它人手哉唐宗以其勢先取天下於隋恭帝恭帝拱聽焉晉陽至長安其地易也宋祖以其勢先取天下於周恭帝恭帝拱聽焉辛壬越癸甲其時又易也豈若漢祖先取天下於秦子嬰也分兵淮北長驅千里畧地河南鏖戰

再歲當始皇帝之餘烈者哉唐宗後取天下於薛仁果
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也其人皆非唐宗敵也
猶易焉宋祖後取天下於李筠李重進孟昶劉鋹李煜
也其人皆非宋祖敵也猶易焉豈若漢祖後取天下於
項羽也當拔山之力蓋世之氣霸天下之半者哉然則
漢祖之取天下也難於湯七十里文王百里有一易於
唐宋者耶故曰漢最難漢最難者莫難於羽羽之雄勇
非漢祖可敵也漢祖曰吾寧鬪智不鬪力亦知力者羽
之所長吾不可鬪也智者羽之所短吾可鬪也知彼知
己百戰不殆漢祖有焉是故不惟其勇惟其謀謀國於

良謀食於何謀兵於信其漢祖之所以取天下於羽者
耶今夫滎陽者開封府鄭州縣也縣西去州七十里州
西去府一百四十里敖倉在焉廣武山在焉京索二水
在焉鴻溝在焉蓋天下之中也方漢祖元年拜信大將
東定三秦也留信河北明年虜豹定魏禽夏說定代又
明年斬陳餘定趙威震天下傳檄定燕而漢祖身距滎
陽間雖敗睢水死紀信傷胷幸不死退成臯退鞏洛所
退不終退必進守滎陽不令羽得西者無一日怠怠則
羽得西焉信河北之功難成矣此其謀豈不堅哉既不
令羽得西今羽得日在滎陽間喑鳴叱咤千人皆廢漢

祖能日禦耶乃將彭越略梁地梁羽梁也而羽之臂斷矣乃使九江降黥布布羽布也而羽之背失矣布之失也九江猶羽越略梁地今日絕糧道明日燒積聚羽之腹心堪幾攻耶擊越方走漢又破我終公我不得不反而西圍漢方逃越又度我白馬我不得不出而東東之定梁未盡西之戰漢又敗楚無兩羽漢有百越越患方殷楚軍食少而信乘河北之勝明年渡河盡定齊地斬楚救將龍且維水上矣漢捐楚梁偪羽羽欲不亡得乎此其謀豈不廣哉夫謀患疑疑則可奪堅則有萬折不可奪之志夫謀患寡寡則可測廣則有萬變不可測之

幾漢祖之所以終取天下于羽者此也此古之英雄不可及者耶彼入秦者扶義而西長者優為猶不難焉故曰莫難於羽雖然漢祖之取天下也不難於秦難於寬仁莫難於羽難於明達取秦非不用明達也即諸老將之獨遣以寬仁愛人為本取羽非不用寬仁也即諸名將之善任以明達知人為要二者兼盡是故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凡有血氣者效心焉此豈偶然之故哉蓋天授天之授也豈為漢哉為天下生民云

讀石林燕語

我

高皇帝壬辰起兵禱大龍興故寺伽藍之神以琰卜吉
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
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
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琰非神物也亦神乎
韓退之謫令陽山嘗謁衡嶽廟有詩曰手持杯琰導我
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卒無恙內召琰固神也予猶疑文
人好恠云邇讀石林宋太祖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
廟以琰陰陽為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
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嗚呼異哉琰之神
于天子也如此哉豈天子者天地民物之主山川鬼神

隨在而相之與然則非琰神也山川鬼神神也

讀草堂詩餘

秦淮海詩人也撰水龍吟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句變
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者也其辭淫其情傷殆亦詩人
常態伊川問之正色曰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秦面
發赤予謂伊川此語正則正矣詩不云乎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天也帝也比宣姜淫婦人侮亦甚矣詩不
忌也伊川不喜其句不問可也問而耻之令人面赤不
已甚乎左袒蘇黨之攻有由來矣此伊川不及明道處
也

讀唐書

張易之兄弟武氏何人哉蓮花之寵極矣魏元忠敢奏之固人豪哉乃兄弟誣元忠有不臣語下詔獄引張說證將廷辨宋璟曰名義至重無陷正人說感其言對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說同逆對曰臣知從易之且暮可宰相懼元忠寃不敢面欺元忠得免死天下世賢廣平予謂燕公固賢哉重名義不重爵祿其良心不死也良心死惡能感焉嗚呼不重爵祿者吾見亦罕矣况宰相乎

讀二程遺書

儀禮喪服䟽衰裳碎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䟽屨期者經曰出妻之子為母傳又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如傳云經當云出妻之子不為父後者為母經不云傳非也孔子使伯魚之喪出母也經也禮也子思者祖孔子之道者也道也者不可隆污也可隆污非道也子思不使子上之喪出母也道乎乃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是擅弓之記也果子思之言乎是以吾夫妻絕子母者也夫妻人合者人可絕也而夫又妻綱也妻可以夫絕母子天合者天不可絕也而母又子恃也母可以子絕乎子不可以絕母也是故出妻

之子為母同父在服服可降也不可絕也苟可絕也則
 孔氏之不喪出母也自孔子始奚自子思子思不使子
 上之喪出母也非經也非禮也豈道也哉且子思以子
 上者後吾乎伯魚固後孔子也孔子大聖人也萬世之
 準也夫天下之書可信者經焉耳矣經之外未可盡信
 也夫天下之人可信者聖人焉耳矣聖人之下未可盡
 信也矧子思之言也特擅弓之記乎擅弓可盡信也子
 思之道窮矣今大明禮曰出母者齊衰杖期削為父後
 者無服之文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耶或曰出
 母有服出妻有律今人以出妻為醜者何哉程子曰古

人不如此今人將此作一大事遂不敢為或有隱惡為
 其陰持以至縱其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也
 然則為孔子之出者有文王之刑則可

讀左傳

魯惠公夫人孟子卒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古者諸
 侯不再娶夫人聲子仲子皆妾也春秋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冢宰也特書名者譏賵妾也然則
 仲子妾也何異聲子桓公庶也何異隱公庶鈞立賢賢
 鈞立長隱長又賢宜立立正也何以不書公即位左氏
 曰攝也攝非正也志公尊父命讓桓也讓非惡也公立

讀書一得 卷之二
十有一年矣羽父請殺桓殆探公志也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公志固讓也當是時也羽父將為功求太宰不請公殺桓則譖桓殺公耳此必然之事也公盍繼之怒曰暈何敢言殺無將莫大焉執而戮之兩觀之下夫公之志豈不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天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鍾巫之禍君子不能無遺恨焉或曰攝非正也公非攝也讓非惡也公實讓也不書公即位者志實也讓桓正乎穀梁氏曰不正不正者非惡乎曰宋武公生仲子歸于惠公有寵為夫人而生桓桓之讓也尊父命也尊父命者惡乎伯夷長又賢父命立叔齊吾不

知正于惠公否也伯夷以尊父命稱仁獨公惡乎恨公之弟桓也不叔齊也如公之弟不至桓惡緩於得國又何暈之譖行是故不正在惠惡在桓公何罪焉雖然公立十有一年矣固讓之心親不見信于弟踈不見信于臣伯夷如是乎春秋不謂賢也固宜

讀二程子全書

昔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乃作咸有一德書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書恐德不純一也作立政書恐任用非人也今三書俱在蓋伊周訓其君者如此而已豈非純心用賢萬世君天下者之

道而格君用人萬世相天下者之道所以堯舜其君者莫要于此耶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而孔子不復夢見周公乃明其道以傳孟氏孟氏之後接其傳者曰程伯子宋神宗二年八月以伯子權監察御史裏行首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鄉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連聲曰朕何敢朕何敢夫防未萌之欲所以格其君者至矣而輕天下士豈足言用人伯子矢口訓其君者如此真宋之伊周哉神宗一則俯身拱手一則連聲若書稱帝拜曰俞者庶幾可純心可用賢可太甲可成王可堯可舜其如退而寒

之者至焉何哉一日之暴不能勝十日之寒而衆楚之咻足以敗一齊之傳遂致神宗道心益微聞吾道論如水沃石無復前日拜俞之風乃曰此堯事舜朕何敢當於是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而乞罷矣罷在三年四月蓋自是不立朝者十有六年功利之禍天下實基宋南之亂而哲宗嗣元豐召丞宗正寺卒富鄭公哭之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嗚呼豈惟天下之人無福哉宋之宗廟於是乎無福矣宋之社稷於是乎無福矣雖然天下之人無福矣自伯子愀然始不在卒日蓋神宗者有天下之志將大有為者也伯子曰

讀書記 卷之六 十一
望之神宗不足以有為它又何望焉伯子愀然不亦傷乎向使神宗不罷伯子以相安石之心相之熙寧之世將使庶績咸熙萬國咸寧庶幾唐虞之宋哉豈至引用一黨小人釀成靖康千古之禍伯子愀然不亦傷乎雖然伯子之不相神宗天也天未欲唐虞宋也不然神宗之於伯子不可謂不知矣何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終也矧相耶

叔子行雍華間亡千錢僕曰非晨裝亡則涉水亡嘆曰千錢可惜從者六七人一人曰甚可惜一人曰何足惜後一人曰人亡人得又何惜後一人者善矣叔子乃曰

人得之有用水得之無用吾惜夫有用之物失之無用之地也嗚呼有用之物失之無用之地者可惜有用之人失之無用之地者不尤可惜乎允矣君子柰何乎涪

讀春秋穀梁傳

春秋魯十二公子生不書獨桓公子生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胡氏曰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似也然而僖公夫人聲姜不書子興生宣公夫人穆姜不書子黑肱生何也豈是書也仲尼親筆穀梁氏曰疑故志之何疑乎疑于齊也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于齊至是又三年矣何疑于齊也書日志之者疑故也否則

讀書一得
卷之十
敝笱之刺盈耳三桓之子殆有疑于非桓者乎是故不
惟志之于其始而又志之于其終十有八年書曰春王
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如齊書者
豈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云亦見前乎十有八年者
公與夫人姜氏未嘗如齊也嗚呼疑于齊者於是乎釋
春秋別嫌明微之法嚴矣

讀論語

伊川曰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言命以命安義非循
理者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無亦以命安義也乎嗟乎此告眾人

者也若吾孔子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豈問命可不可

讀二程子全書

伊川有姪令醴泉病陰傷寒醫者用洗心散下之死伊
川上書謝帥師直請論諸醫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
人者律徒二年半不知謝能論否抑未免俗吏拘文法
謂律稱合藥不稱用藥也藥不執方隨宜而用然正治
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非本方乎治陰傷寒用洗心散
是以寒治寒也不如本方矣嗚呼用何以異合乎同一
誤而殺人也其言曰誤者罪之庸醫輩皆知戒懼不敢

輕視人命公及人之功豈細哉博哉言之利也真仁人
矣不然洗心散殺陰理中湯殺陽者多矣今大明律凡
庸醫為人用藥誤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以過失殺人
論不許行醫改合為用益伊川之意哉

讀唐書

顏杲卿固守常山被史思明攻急求救兵于河東王承
業承業前攘杲卿功事已顯兵不出杲卿死之張巡固
守睢陽被尹子琦攻急求救兵于臨淮賀蘭進明進明
忌巡聲威恐成功兵不出巡死之嗚呼攘人之功而惡
其生忌人之功而幸其敗此豈有人心者尚何望其為

國家忠義事相救恤耶或曰進明非忌兵不出者憚許
叔冀襲之不敢分也夫唐官有威權者重御史大夫以
進明為河南節度使兼之復以叔冀為都知兵馬使兼
之令制進明者房琯也是故君子罪琯宥進明云予考
其時進明非忌也何憚叔冀蓋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
平王克西京十月癸丑睢陽城陷相去十日此陷彼克
不相聞也然叔冀先八月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
彭誠矣狼狽自救不暇安能無故襲人矧巡嘗使南霽
雲如叔冀請兵不應嫚罵馬上請決死聞則叔冀者其
巡讐也方雲泣拔佩乃斷一指時使進明心激忠義奮

爾分援雲兵外入巡將內出腹背夾擊子奇當俘于玄
元廟下矣不待城陷十日死陳留人手也巡死而生城
亡而存德莫大焉江河晏如誰收功宗彼叔冀者一南
八足以制其死命矧張中丞真人豪耶故曰何憚叔冀
且夫瑄者一時之名宰也進明不憚憚沾沾叔冀耶史
曰忌巡聲威恐成功者誅其心也其心如是微叔冀兵
亦不出何藉口焉罪之允矣君子何可宥之如孫蘇氏
云云

讀資治通鑑

安祿山狼子反其性習也不足罪罪首李林甫楊國忠

二姦也林甫欲杜邊帥入相奏言文臣帥怯不若用胡
玄宗乃用祿山是始祿山反者林甫也國忠屢言祿山
有異志玄宗不聽數以事激速反取信是終祿山反者
國忠也嗚呼二姦之誤玄宗可勝罪哉非誤玄宗一君
誤唐天下亡矣或曰唐天下亡方鎮朱全忠何與二姦
事而誤耶曰誤不在全忠在方鎮夫根方鎮之禍者誰
乎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
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有
用而不得以有之况得以世有之乎肅宗以前未有方
鎮有方鎮者自祿山始始祿山免死張九齡罷相相林

甫林甫相後五年改元天寶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治營州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使治幽州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是兼也祿山節度使有權矣七載賜祿山鐵券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以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是兼也河北兵皆祿山兵矣十載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是兼也河東兵又祿山兵矣十三載加祿山左僕射以祿山為閑廐群牧使是為也馬皆祿山馬矣十四載春二月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是從也將皆祿山將矣十一月祿山反遂陷東京明年僭號遂入關陷西京玄宗出奔蜀又明年肅宗至德

二載也祿山死其子安慶緒慶緒僭又明年乾元二年慶緒死其臣史思明思明僭又明年上元二年思明死其子史朝義朝義僭明年改元寶應肅宗崩代宗立明年改元廣德朝義死其臣李懷僊懷僊以幽州田承嗣以莫州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先後降於是以忠志仍五州為城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以嵩仍四州加具磁為六州節度使以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以懷僊仍幽州為盧龍節度使四節度使者故祿山叛將也遂効戰國肱髀相依世雄方鎮以傳子孫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

年卒不為王土李翱恠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此也故曰有方鎮者自祿山始始祿山者林甫也終林甫者國忠也嗚呼二姦根方鎮之禍不誣已罪首何可道云或又曰肅代幸安瓜分河地授叛將護養蘖萌以成禍根根方鎮之禍者不有相肅者乎不有相代者乎且肅代時其始也使聽李泌自歸擅取范陽搗巢穴之策則安有慶緒之再亂其後也使聽李光弼請朔軍同逼魏拔鄴城之策則安有思明之三亂又其後也使專用光弼之賢未可輕進依險而陳則安有印郎山之敗朝義之四亂又其後也使終用郭

子儀之賢副雍王适不徵虜兵則安有河北之失僕固懷恩之五亂然而肅不聽魚朝恩不聽以朝恩為觀軍容使者肅也肅不用程元振不用以元振知內侍省事者代也四亂不已而方鎮之禍根成矣是成也相肅者誰乎相代者誰乎罪有歸矣二姦何可道云易曰履霜堅冰至懷恩冰也祿山霜也冰以霜至履者誰乎二姦何可道云雖然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不見不知者誰乎代闇於肅肅闇於玄闇不足罪玄固明也罷九齡相林甫獨何心哉霜自履矣嗚呼撲女禍靖國家中唐之興者玄也搆女

言書一得 卷之二 三十一
禍根方鎮訖唐之亡者玄也相玄者二姦也相二姦者
玄也玄乎君哉罪亦何可道云

讀唐書

武后之幼姆抱見袁天綱給以男天綱驚曰龍瞳鳳頸
極貴驗也若女當作天子天子之后亦極貴矣不曰當
配天子曰當作天子天子古有女耶是固可疑太宗得
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對曰其人已
宮中又四十年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是武才人壘
者耶尤可疑焉知而處之不使夷唐子孫可也乃曰王
者不死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若處之死

復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知而不處以俟夷焉亦
徒知爾豈所謂吉凶生大業者耶大業不生焉用乎數
知吉凶凶是故淳風之學君子不學也或曰淳風知其
人矣未必知之如此真也言其事矣未必言之如此詳
也書之云云必有附而成之者矣予觀武后改唐而周
乘女而男其於符命之說蓋數數焉得寶圖于洛水得
瑞石於汜水水可誣也石可誣也圖豈庖羲氏之龍馬
圖耶圖不難附於庖羲氏以壓天下洵洵之心彼天綱
淳風者世稱神士也附天綱說曰我真女天子附淳風
說曰我真王者又何難焉或曰必有附而成之者殆小

詩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
人欲富貴者幸姦雄之故術也其所由來者漸矣

讀唐書

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李輔國娶元擢女為妻宦者亦有妻乎異哉之為君也不惟不禁為之娶焉乃為之以玄晤為少卿焉乃為之以擢為梁州長史焉何為者耶以是寵宦者無所不至矣蓋未之首聞耶真一恠事志之

讀致堂管見

崔胤復相昭宗盡誅中外宦官兼六軍諸衛使請以鄭元規為副募兵於市朱全忠疑之密表胤專權誅之胤

死十日全忠脅昭宗遷洛胡致堂云人見胤深結全忠疑其有賣唐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宦官不可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為王室形勢哉信斯言也胤殆非賣唐姦臣與予觀胤也始之深結全忠而來之岐也謂為惡宦官韓全誨可也已而宦官悉誅昭宗議崇矣終之深結全忠而去之也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冲固清輝王祚惡濮王長何為者耶祚後二年矣方十三死於全忠之手唐亡若是者謂不得全忠可乎賣唐社稷姦臣可免哉然則召補六軍諸衛何為者耶嗚呼非為王室也史言胤揣全忠將

讀唐書一得 卷之三 五
慕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湏
募軍云盍得之矣致堂許其為王室壯形勢殆為開化
坊第壯形勢也當時長安居人大罵國賊崔胤導全忠
賣社稷豈誣也哉宋景天下傳之姦耳與柳燦蔣天暉
同科宜矣

讀唐書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實有也德宗
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
以所獻就賞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歛怨軍
且亂又使諸藩不謂重賄唐書載之盍納父正云則納

詔至正己慚問斯謀也上尊朝廷下讐姦雄不亦善乎
宋真宗時趙德明奏民飢乞糧百萬斛大臣難之王文
正公且請勅有司具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
且拜曰朝廷有人善哉王公盍崔公之謀也哉二公謀
國先後一揆拆衝尊俎決勝帟幄賢於十萬師矣真相
天下之識量而不可測焉者也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
其人也置左右哉

讀唐語林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見曰爾宜言所通書瓌子
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對曰新朝涉之怪

言書一得
卷之三
剖賢人之心。中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後瓌子頊如瓌，可謂明也已矣。然而桑條常者，后乎否也？中宗知人之有子而不知已之無妻，豈所謂能數它人之髭鬚鬢而不見其睫者耶？蓋愛之溺也甚矣。嗚呼！中宗吾不知其何心。

宣宗舅鄭光以僕射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甍自樂，難容烏命之人。宣宗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宣宗曰：表文尤佳，好與翰林一官。此一事也。詢能言其好賢也，光能行其好賢也，宣宗能

知其好賢也。三賢一好，尤難矣。蓋世有不勝其一妾之嬖，敢請封夫人者，賢之云乎？嗚呼！人心不死，乃有此事。嘉靖丙申書。

讀隋書

甚矣隋文帝之內懼也。甚矣隋文帝之內妬也。尉遲迥孫女沒宮中，有美色，帝見悅之，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車騎出禁門山谷間二十餘里，太息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穎追諫，乃中夜還宮。是時也，微穎追帝，車騎將何之？夫敢怒而不敢言也，何至是哉？帝之內懼也甚矣。后妬于其夫，殺其悅，幸猶婦人之常也。彼子之美，姬何

與焉乃又妬于其子勇彼臣之愛妾何與焉乃又妬于其臣頴妬臣殺臣妬子殺子妬夫殺夫夫死阿廢之手非妬阿雲而致之乎后之內妬也甚矣后妬日甚一日帝惧日甚一日懼以成妬妬以為禍烈哉雖然后一婦人安能懼帝帝之懼也闇哉妻當夫順子莫父知帝惑其妻遂昧其子惟妻之偏是聖惟子之矯是賢既陳宣華之色泫然乃大恚曰獨孤誤我嗚呼獨孤誤帝耶帝誤獨孤耶十年騎虎一旦飛龍得之大危失之大易酷信獨孤是誰之誤闇哉闇哉

讀如意君傳

嗚呼唐之昏風甚哉太宗淫巢王妃知有色不知有弟高宗蒸武才人知有色不知有父玄宗淫壽王妃知有色不知有子兄不兄子不子父不父可以為人乎况可以為君乎况可以為國乎此三君者也太宗蓋英明君也乃亦知有色不知有弟况高宗之下愚玄宗之中才乎信色之大惑惑人也哉朱子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躰宜昏風嗚呼唐之昏風甚哉太宗首惡之名不可逭矣予觀三尤物者巢王楊妃之於太宗太宗之姪妃也非妃之敢淫太宗也壽王楊妃之於玄宗玄宗之姪妃也非妃之敢淫玄宗也敢淫者

武才人乎才人年十四事太宗至高宗以為昭儀時年三十一矣前年尼感業見高宗之是而泣泣雉奴奇貨也而高宗故悅之心動焉心也陰先陽唱禽獸行成敢者武才人乎才人而昭儀而皇后而皇帝改唐而周改李而武置控鶴置奉宸敢淫者豈惟雉奴外五六郎已乎史外誰傳如意君矣言之污口舌書之污簡冊可焚也已然如意君薛敖曹其人也武氏九年改元如意不知果為敖曹否敖曹曰如意者蓋淫之也武氏果有敖曹其人乎可讀武氏傳殆絕幸薛懷義者與不然何儻岸淫毒伴狂等語似敖曹也不曰懷義曰敖曹者豈謂

姿體雄異昂藏敖曹與於敖曹者嫪毐之謂與嗚呼傳之者淫之也甚之也已夫武氏敢淫於終恃勢也無足恠予獨恠夫始之淫高宗也群焉女比吾敢泣著愛厥蒸心動昔之雲如如童如也將何恃乎人謂恃有高宗目成之好在予謂亦恃有太宗家法在躬死不難於淫其妻父死豈難於蒸其妾不然鷄之奔之不可道也何敢思樂聚麀而淫焉如此哉太宗首惡之名固不遁矣

讀書

伊尹有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古者宗有德親盡廟不祧觀德者觀宗也商惟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

稱高宗它君不得稱焉宗豈易哉非德曷稱漢猶近古
惟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孝宣稱中宗世宗之尊猶
被夏侯勝駁無德於民不宜宗焉宗豈易哉非德曷稱
東漢後凡君天下者必于宗不必于德又何觀焉嗚呼
古不復矣古不可復豈惟稱宗

讀唐文粹

李觀屬文不旁汭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愈銘觀墓
所謂才高乎當世者志時論也陸希聲乃論曰觀尚辭
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
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夫愈之質古也所謂奧

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者也六經孟
氏之古豈可及哉觀後愈死亦不能逮信矣觀之文辭
雖不盡見見其號文粹者若饗軍記安邊書八駿圖序
諸篇未覺其辭勝也最其辭者項羽碑銘蓋奇特作然
體根六朝間以韻詭安能步偃王廟碑者成人後塵矧
望其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
耶乃曰雖愈窮老亦不能加非不能加不屑加也希聲
不惟不知愈亦不知觀矣雖然希聲亦不知文文以理
為重而辭達之理與辭不可二者也二之則非文矣希
聲二之故有此論此論出之於其口亦不知文哉乃傳

觀者又筆之於其書何也可知矣削不削不能不為守
削則削曰亦文病

讀漢書

漢祖入關屠潁川不能損其仁項羽定梁赦外不能掩
其暴豈非一屠不能損百仁一赦不能掩百暴者也雖
然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王也漢祖非純王也雜
伯焉終一代不變故曰漢氏立乎桓武之間項羽願與
沛公入關懷王諸老将曰羽慄悍不可遣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面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宜可一
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為斯言者所謂代靈以寬兆民

允懷者耶范亞父惡足以知之真王者之佐哉然而諸
老将何名也史失之矣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有兩
生不肯行曰禮樂百年積德而後可與公所為不合古
吾不忍為母汚我為斯言者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者耶蕭相國惡足以知之真古之大臣哉然而兩生何
名也史失之矣夫諸老将有伊呂王佐之才而兩生者
有周召大臣之節蓋三代之遺傑耶懷王能用遂開漢
之天下而通不能舉于高祖卒使漢之禮樂有愧于古
是諸老将遇漢耶漢遇諸老将也是兩生不遇漢耶漢
不遇兩生也在諸老将初無逢時富貴之求在兩生固

無沒身貧賤之憂不憂不求不名又何病焉雖然三代遺傑不名蕭者何恨名世不能不病史氏

讀史通

通謂更始改元世祖稱臣既而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於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文等躋僖位先不窋蓋謬范曄撰云予謂更始南面而君俛首不敢視舉手不能言真庸庸者立於平林賊牧之懷死於赤眉賊祿之手徒樂癸甲二年日夜婦飲耳豈知復高祖之業定萬世者耶朱子綱目處之以不成君之例謂其仗義承統而不能成功者是矣通乃謂云兄亡弟及比魯閔

周不窋夫閔之及僖也以魯國及也不窋猶有國戎狄間繼以子鞠聖公羞南面不成一朝君身不月自豈有尺土一民及隆準之叔耶君之不成當出乎紀出乎紀必入乎傳傳不入曷入耶通謂之抑謬范曄撰曄不謬也通謬矣抑通謬豈惟更始一事陳壽志三國紀魏傳蜀吳孫權帝江東傳三世何可傳也矧蜀昭烈親中山靖王勝之後以建安二十五年庚子魏丕篡漢明年即皇帝位改元章武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為漢二十四世皇帝皇帝可傳耶此壽謬也通乃謂魏有中夏楊益不賓為史者題之以紀上通帝王榜之以傳下同

詩書一得 卷之三
臣妾定為吳蜀世家其拆中之規乎夫天下者漢之天下也昭烈紀漢可世家魏也可世家吳也吳不可世家于魏魏漢逆臣也可世家漢耶通大謬矣異哉劉幾之通也更始不宜紀也乃固謂之宜辨昭烈宜紀也乃反謂之不宜紀傳不知蓋不明乎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者也此義此理不明復與之論正統耶更始非正統正統在昭烈朱子綱目辛丑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猶世祖光武皇帝註于下曰凡二僭國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豈不昭昭乎揚日月而行天哉幾惡足以知之或曰正統之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

之不一也三代吾無間然矣朱子綱目秦起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盡二世三年甲午漢起高祖五年己亥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晉起武帝太康元年庚子盡恭帝元熙二年庚申隋起文帝開皇九年己酉盡煬帝太業十三年丁丑唐起高祖武德七年甲申盡哀帝天祐四年丁卯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若此者正與統不皆重者也重正耶重統耶謂之重正晉武隋文不能正天下於始謂之重統漢昭烈晉元不能統天下於終正而不統如昭烈者可正統耶嗚呼武之不正元之不統晉猶正統紀也矧昭烈者承漢高祖之正庶幾

湯武弔伐之師雖曰偏安不統魏固漢之魏也吳固漢之吳也何不可正統耶且漢賊不兩立賊如操者又一莽也莽能統天下猶不正統紀操盜有魏終其子孫四十六年不能合漢矣一天下不正不統乃正統紀壽欺晉矣謂承魏也幾唐人也將誰欺乎進篡弑之臣抑紹復之君助滔天之逆昧出師之順是何義理是何史書雖然司馬公正人也撰通鑑猶魏紀幾惡足以知之世道日降人心日幽微綱目莽操者接跡矣明夫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麟朱子不得不任其責

讀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子曰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朱子綱目蓋取之矣周之正統絕於赧王五十九年乙巳秦不得續者三十四年以齊楚燕韓趙魏未一也秦之正統絕於二世三年甲午漢不得續者四年以西楚未一也漢之正統絕於後主炎興癸未晉不得續者十六年以魏吳未一也晉之正統絕於恭帝元熙庚申隋不得續者四十八年江南宋齊梁陳北魏齊周末一也隋之正統絕於煬帝大業丁

丑唐不得續者六年以隋恭帝諸僭國未一也夫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漢得天下於秦唐得天下於隋廢幾三代之仁亦正矣秦得天下於周以力晉得天下於魏以弑君髦隋得天下於周以弑君闡弑逆大惡也下于力遠矣况仁乎是晉秦隋無一正者然而秦晉隋以一天下也燕周秦漢大書正統綱目之作其重統耶歐陽子曰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蘇子中之曰正統者名耶實耶正統之為言名之所在焉而已猶曰有天下之耳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耶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

其名者古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蘇子名實之出而論歐陽子之意益明矣歐陽子固重統耶朱子綱目蓋取之矣亦有不取焉者亦晉之瑯琊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之論也夫瑯琊之國異乎劉崇也而崇之先得後晉惡可比瑯琊之先得魏有天

下之統夫備之君固異乎瑯琊也而晉之先得魏惡可比備之先得秦統天下之正比而同之謬矣綱目之正統備與瑯琊也蓋曰備嗣漢之正統猶東周也瑯琊嗣晉之正統猶蜀漢也東周不可絕之於七國而蜀漢可絕之於三國東晉可絕之於五胡乎若是固重統耶雖

凡春秋以道名分分莫大於君臣綱目正絕蜀漢者尊君也春秋謹嚴莫嚴於華夷之辨綱目正統東晉者尊華也惟君之嗣是尊是故強臣如丕權者不得並焉而亂臣懼惟華之嗣是尊是故強夷如拓跋者不得並焉猾夷懼綱目繼獲麟而作者繼出也嗚呼固重統也亦重矣或曰昭烈續漢之正統也君子無間然矣瑯琊續晉之正統也君子終有議焉烈可以君也弒得之弒者可正統焉莽嘗統天下矣幸而不誅亦將正統之乎晉之不可正統隋之不可正統一也曰此方孝孺之論也重正矣憂世之心遠矣嗚呼君子憂世之心不能不遠

也晉猶華也不得已而正統焉以至夷猶可也彼正統天下夷君華矣亦不得已而正統焉以至華乎其亦幸而朱子之不及也朱子及焉當何如其憂哉予謂朱子者後元作綱目必有權以抑之決不容幹難何之苗正統我帝王所自立之中國也抑之也柰何章子之伯統非也方子之變統是也是統不變豈君子大居正之道哉而春秋之法於是乎窮矣春秋撥亂反正之法不可一日窮於天下方子之論固朱子之意也

讀後漢書

人之言曰民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漢孔明

留之而不足豈不信哉漢中衰于莽而興也豈惟王郎
假成帝子子輿云盧芳假武帝曾孫劉文伯假猶震天
下矧劉玄劉盆子真龍種者耶玄盆子庸庸者矧光武
真龍種而龍德者耶光武之興勃焉固宜嗚呼高祖孝
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不然何民思之如是是可以
知力得者耶光武而明而章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
道小人懷其生其亦有以結人心耶肅宗而後和質六
帝政在外戚至于梁冀極矣而君子李杜死獄桓靈二
帝政在宦者至于張讓極矣而君子李杜死黨黨則君
子言盡矣小人可生之懷生之不懷則亂焉七制之主

所以仁義公恕結天下人心者於是乎瓦解瓦解之極
至於土崩而曹操盜中原而孫權盜江東昭烈以帝室
之胄收拾殘山剩水僅保高皇帝始漢一丸土孔明雖
負王佐之才受顧命留輔禪竭股肱再出師其如中原
之人但知有曹操江東之人但知有權何哉蓋漢官威
儀無畐見於天下矣故曰祖宗德澤不可恃

讀石林燕語

讖何始乎二帝三王之世無有也秦盧生入海還奏過
書曰亡秦者胡也畐何畐也書何書也蓋讖始讖之為
音初禁也讖之為字預讖也讖其始秦之先也乎張衡

言書一得 卷之二
以為始於哀平之間非也而哀平以來不盛矣有曰劉秀當為天下者有曰代漢者當塗高者有曰唐中弱女武代王者有曰黠檢作天子者有曰元之天下西方之人得之者何圖何書孰作孰述今所謂推背圖書者民間民間有之元世祖有禁之之令而不止孰若宋太祖有亂之之謀而不行乎太祖善人之謀見于燕語矣雖然胡匈奴徒城秀非劉歆徒名塗非名能徒叛武非五娘徒殺黠檢非永德徒代西人非土番徒師來不易知裨不可測豈人之所能為哉有天命在雖不見焉可也

讀震澤集

本朝有兩顧佐前一人出太康卒官左都御史錄名臣矣後一人出臨淮卒官戶部尚書代韓忠定公文不聽逆瑾噬上部逸冊事罪忠定引疾去去後猶被瑾致它罪三罰米一千二百五十石此豈依依者耶烈烈太康同錄名臣固宜乃以副使四召入為理少卿也或有疑于壽寧之附瑾勢能生殺人侯允為性命附瑾肯為少卿附壽寧耶震澤碑公云初壽寧張恣發自河間公為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每輸款於公公德之及壽寧有召朝士紛集而公獨不往時王端毅為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蓋辨壽寧之疑者耶然而或有疑者終不

釋也豈非副使之陞大理少卿終為驟耶君子有言家常飯好吃常例官好做信矣嘉靖戊戌九月書宦者傳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溫篡唐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天耶人耶亂匪降月天時維婦寺豈婦寺成天之陰氣相為長者耶夫漢宦者之禍天下也假君之權權猶在君也猶知有君焉夫唐宦者之禍天下也奪君之權權不在君也不知有君焉是故漢宦者不敢亡桓靈而唐宦者敢亡憲敬敬不足道也憲蓋英君宦者王守澄陳弘志敢亡之天下之權在君耶不在君耶嗚呼

唐宦者之禍也烈於漢哉司馬氏曰漢不握兵唐握兵也果矣宦者權兵可寒心哉考之唐典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惟門閣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不任以事矧以兵乎任以事者自明皇寵高力士以為右監門衛將軍始任以兵者自明皇寵楊思勗以為右監衛將軍始始唐宦者之禍明皇也蓋不可道云或曰推長而立東宮者力士也力士誠有忠焉此其大者請行而敗南蠻者思勗也誠有功此其首焉是故明皇任力士事非以宦者為以其忠也任思勗以兵非以宦者以其功也可謂始唐宦者之禍乎嗚呼力士之

忠可無也任力士之事不可有也思勗之功可無也任
思勗之兵不可有也不可有者有焉非太宗制也明皇
制也可不謂始唐宦者之禍乎自明皇任宦者封力士
齊國公也封思勗號國公於是肅宗任李輔國判元帥
府行軍司馬成國公於是代宗任程元振判元帥府行
軍司馬封邠國公稱制決事盡總禁兵權震天下監九
節度兵尊為尚父當是時賜也任魚朝恩觀軍容使封
韓國公更號天下觀軍容使 同其此三人者豈帝以
疆悟勢者勢耶朝恩伏誅宦兵少戢德忌宿將復任宦
兵於是廢天威入神策兩軍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

中尉遂為唐制而請鎮節度大將多出其門下嗣是而
順而憲憲之明不能除嗣是而穆而敬敬之昏不知戒
嗣是而文文不足以謀嗣是而武武不足以克宣之日
方搔首懿之時已捧足僖何德焉以令敢昭何罪焉數
劉季述韓全誨茂貞之 朱全忠崔胤之議南司北司
交黨岐兵汴兵爭衡全誨君側之徒雖少清全忠國戎
全忠勢獨成以而昭弑唐亡矣唐亡宦者宦與明皇明
皇盍一顧乎向使一顧太宗之制不立三品官不任以
事守禦掃除無令耽染指熊羆肉安有翼虎咆哮噬四
方至反噬不可悔其若力士思勗之寵不割何哉作法

讀書一得 卷之二 三九
於貪弊將若何始唐宦者之禍明皇也自作伊孽蓋不可道也嘗靜思之明皇之為君也昏寵宦者培禍根豈忘其宦者乎抑輕之也蓋其心曰宦者吾家奴也貴賤由我我貴之何害生殺由我我殺之何難不知惟辟作福可以貴人可以生人惟辟作威可以賤人可以殺人一辟之下無是權焉我以貴賤人之權授彼彼貴賤人之權貴賤人人知貴賤歎豈復知有我乎我以生殺人之權授彼彼以生殺人之權生殺人人知生殺人者耳豈復知有我乎夫有天下者使天下知彼不復知有我此莫大之禍也其極也我將不能貴賤彼而彼能貴賤

我也孰謂貴之何害我將不得生殺彼而彼得生殺我也孰謂殺之何難矧言者孰我近我者耶是故唐天子有不能自立立於宦者矣蓋生云有不得自死死於宦者矣蓋暴崩云嗚呼宦者可以貴賤人之權授哉可以生殺人之權授哉可以吾家奴輕哉無權則奴有權則吾之子也一而已矣奈何奴而吾哉明皇盍一思乎不思不顧雖曰不昏吾不信也

讀東萊文集

郭林宗奇茅容請宿其家容且殺雞為饌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以已供其母自以草蔬與林宗飯林宗起拜之

曰卿賢乎哉夫容何以謂之賢也東萊謂林宗名一世之人蒙題品如馬之遇伯樂同其舟者人望之如神仙矧宿其家乎容乃視之如常初不動心必有見矣不賢而能之乎乃林宗之賢之也固如是乎抑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不信於友矣容得之乎

孔子不辨陽貨而辨小人正卯孟子不辨申韓而辨楊墨東萊曰貨小人也人皆知之可無辨也卯小人而似君子也不可無辨申韓非仁人也非義人也可無辨也楊墨非仁義人也似仁義人也不可無辨故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嗚呼今之世非仁義而似仁義如楊

墨者絕迹矣乃小人而似君子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寔繁有徒相非孔子其誰辨于兩觀下耶或曰孟子之世無卯耶曰奚而不無也居之似忠信而鄉愿者皆卯也然孟子之世卯衆矣

漢成帝親問張禹病拜禹床下禹謝言老臣四子女愛女甚子遠嫁張掖太守蕭咸思相近帝即徙咸弘農又禹小子未官禹數視之帝即禹床下拜為黃慶即若此者君之禮臣至矣哉東萊嘆孔子大聖人也不得之於魯衛孟子大賢人也不得之於齊梁禹何人也乃得之於成帝是成帝不負禹禹負成帝也乎予觀成帝是時

無子若女禹也即事推忠憂已妣合憂君之無女憂已之子合憂君之無子乃燕燕啄皇孫噤不言坐視啄矢周後禹負成帝大矣朱雲借斬馬劍斷佞臣頭固宜禹真佞臣豈知道學之大原社稷之長策者耶東萊責其不發不建議矣雖然成帝不負禹使禹有孔孟之道帝能諫行言聽不負乎帝非孔孟君也

讀漢伍行志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牡之為物鍵也所以閉鑰者也鈇為之鳥自亡自亡為金妖蓋大異矣非若日食地震之類之常

災也妖辭曰閔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是時帝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五年矣亂臣在莽咎有明徵谷永對曰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故牡飛蓋亦援妖辭云永非不知咎在王氏知之不言徒言水災浩浩黎庶穷困云云無失口亂臣事惡用善言災異於天官京氏易最密哉漢書謂永黨於王氏信矣又謂帝亦知之不甚親信然則不黨於王氏者帝甚親信宜也胡然而劉向之懿親者不親也胡然而王章之篤信者不信也章死向去天下知有王氏不知有帝矣夫亂臣之萌也未始不俾人言而上知也是故人未言而上未

讀書一得 卷之二
知也猶有憚心不幸人有言焉而上知也莫之能去於
是乎無憚心矣亂臣有憚心天下猶知有君在上無憚
心焉天下知有亂臣耳豈知亂臣上有君乎夫天下知
有亂臣不知亂臣上有君者此莫大之患也其所由來
者漸矣倒持太阿授王氏柄帝實為之曷防其漸拜一
中常侍湏闕大將軍柰何諸永富貴之徒不黨

讀疑獄集

漢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
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
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

不宜以大逆論開口數語大義曠如蓋武帝之明斷見
諸此矣此所以為武為漢世宗也唐神龍元年張柬之
等舉兵討武氏之亂使中宗而武帝也武氏身負九大
罪自絕唐宗廟能勿討乎當是時也唐改而周李改而
武天地不容顯安得毋胡不防年尸諸長生何人感咽
猶合乾陵知有武媚不知有雉奴雉奴之子柰何乎懦
吾固憾唐之無武也世喜附書生論恒曰武帝黷武吾
觀元狩四年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
至賓顏山封狼居胥禱姑衍登臨瀚海捕斬匈奴合八
九萬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君往往

通渠置田蠶食匈奴以北茲武也自伐匈奴以來未有也吾且神之敢黷之耶後太初叁年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秦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嗚呼此武帝志也志在復仇何黷之有宋建炎元年徽欽北狩高宗即真于應天府使高宗而武帝也必躬擐甲胄誓宗李韓岳諸將相斬斡離不粘罕首直擣黃龍府擁回二聖駕不回不休忍偷安江南坐視父兄暴混同江上夷鬼耶當是時也仇患不復武不患黷黷以復仇臣死君辱豈復臣死死吾父兄死且不避安避黷名不黷不復窮我干戈天漢神武柰構何吾

固憾之宋之無武也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二終

青車次出諸書一平參文三

固淵之果之無也



